

历代

辞賦選

古文

詩選

選



历代辞赋选

刘祯祥 李方晨 选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历代辞赋选

刘祯祥 李方晨 选注

责任编辑：陈仿麟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40,000 印张：14.5 印数：1—24,8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708 定价：1.40元

出 版 说 明

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，我们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欣赏》丛书。这套读物，按不同体裁和形式，分别编选我国历史上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，供广大读者学习和借鉴。编选中，遵照党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、“推陈出新”、“古为今用”的方针，尽可能做到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我们在每种书的前面加了一个《前言》，比较系统地介绍各种体裁的产生、发展的历史情况及其特点和成就。同时，还附有简要的作者介绍、作品分析和较详尽的注释。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其中有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，我们也将适当地加以说明和批判。

我们水平有限，在编选这套读物中，难免存在一些缺点、错误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一

辞与赋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别具特色而有密切关系的两种重要文体。这类亦诗亦文的文体，源远流长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。

在我国的文学史上，诗歌与散文是最早兴起于文坛的两种样式。其后出现的亦诗亦文的辞赋，直接受到这两种体裁的艺术营养的滋润。

辞和赋都产生于晚周的战国时代。辞起源于楚国，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，在继承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，学习楚地民歌并从中吸取艺术营养的基础上，而创造的一种新型的、包含有一定散文因素的诗体。因其植根于楚国的生活土壤，作品“皆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，具有浓厚的楚国地方特色，后人名之为“楚辞”。又因其作品以屈原的《离骚》为最负盛名，故又称“楚骚”或“骚体”。屈原是运用楚辞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

最杰出的作家，今能见到的楚辞作品，主要是他的作品。他的作品，继承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，有丰富的想象力，开创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先河，揭露、抨击了楚王朝的黑暗政治，抒发了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表现了对理想始终不渝的执着追求。特别是他的代表作《离骚》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最长的政治抒情诗，抒情色彩十分浓重。它以七言句为基本句式，句字有多达十余言者，长句与短句相间，参差错落，灵活变化。在一个韵句中，一般前句句末多用语气词“兮”（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“呀”），来加重语气，增强抒情性。对我国后来文学的发展，产生了深广的影响。正如鲁迅所指出的：“《离骚》之出，其沾溉文林，既极广远，评骘之语，遂亦纷繁，……”（《汉文学史纲要》）

赋，从字面上来说，有“铺陈其事”之义。汉代的郑玄在《毛诗正义·关雎传疏》中说：“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。”梁代的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说：“赋者，铺也，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铺”或“铺陈”，是讲一种铺张描写的文学手法。《诗·大序》说，诗有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六义。可见早在周代，赋就作为一种表现手法，广泛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。另外，赋还含有口诵的意思。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有“瞍赋蒙诵”之语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不歌而诵，谓之赋”。这就是说，赋只适于口诵，而不同于古代诗歌能够配乐歌唱。作为一种文体的赋，正是包含了表现手法上的铺张扬厉和体制特点上的

与诗不同、不能歌唱这样两种意思。

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，它的产生和发展受《诗经》、楚辞的影响甚大，尤与楚辞的关系最为密切，有直接的继承关系。或谓“王逸以为：‘诗’人提耳，屈原婉顺，《离骚》之文，依经立义。……名儒辞赋，莫不拟其仪表，所谓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也”（见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；或云“班固以为：……其（指《离骚》）文辞丽雅，为辞赋之宗”（见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；刘勰说：“固知楚辞者，……词赋之英杰也”（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。正因为如此，自汉以降，人们往往把辞和赋，统称为辞赋。它继承和发展了《诗经》“赋”的表现手法，即所谓“铺陈其事”，就是用较长的篇幅和华美的辞藻，来描绘事物，发挥想象，抒发感情。

赋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，滥觞于战国赵人荀况的《赋篇》。它包括《礼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知》和《箴》五篇，大都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，回环铺陈，叠致排比，句式以四言为主，杂以五言、七言、多至十余言的长短不齐的散句，韵散兼呈。它们都是咏物、说理的隐语，篇末才点明题旨。所以，刘勰说：“荀结隐语，事数自环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）

惟其如此，后人把屈原和荀况看作是辞赋的开山祖，这是符合这种文体发展的历史事实的。他们首创的赋体，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艺形式，经过加工、改造而成的。

此外，赋体还受到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。诸子散文中所惯用的“假设对问”、“恢廓声势”、“排比谐隐”、“征材聚事”等表现手法，也常为辞赋作家所应用。

辞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定型下来，还是在西汉时期。自从屈原、荀况始创赋体，经过宋玉、贾谊、淮南小山、枚乘等人的创作实践，由司马相如为代表，奠定了辞赋的基本格局。后来不管怎样变化，辞赋多离不开铺陈事物、广采词藻、散韵相间、主客问答等特征。

古往今来，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辞赋的渊源。班固认为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（《两都赋序》）又说：“大儒孙卿（即荀况）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说：“赋自诗出”，“及灵均（即屈原）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然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者也”。清人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说：“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”在上述这些看法中，虽将辞赋作为古诗之流，认为赋源于诗的看法未必正确，但肯定辞赋开创于屈原和荀况，受到古代诗歌和诸子散文的影响，都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二

辞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后，又随着朝代的兴衰而递嬗、演变。

西东两汉，是辞赋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刘邦建立西汉王

朝后，由于国家统一，社会政治比较安定，经济日益繁荣，加上包括皇帝在内的上层统治者，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，提倡辞赋。他们豢养文学侍从，以赋取仕，罗致文才，奖掖文人作赋。于是，文士竞相作赋，写赋之风大兴。一些文士以属赋逞才争宠，把献赋作为进身求官的阶梯。如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扬雄等人，都因献赋取悦于君王贵族而得官。后来，他们都成了著名的辞赋作家。文士们时时闲作，朝夕论思，日月献纳。据班固《两都赋序》记载：汉成帝时，“论而录之，盖奏御者千有余篇，而后大汉之文章，炳焉与三代同风。”一时名家辈出，作品如林，蔚为一代鸿文，成为两汉文学的霸主，统治当时文坛达四百余年之久。

汉代的赋，由开始的骚体赋演变到逞辞大赋，以后又发展成为抒情咏物小赋。贾谊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，其《鵩鸟赋》是骚体赋的代表作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楚骚的模仿，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、抑郁不得志的幽愤之情。枚乘首制的《七发》，是逞辞大赋的奠基之作。作者用问答形式，假设楚太子有病，吴客来问，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，针对太子的精神空虚病，辨症施治，连用七件事来启发太子，最后用圣贤的“要言妙道”，根治了他的病，从而批判了包括君王贵胄在内的封建统治者恣情享乐的腐朽生活。司马相如是逞辞大赋的代表作家，他的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都是著名的大赋作品。作者用铺陈的手法，极力描绘和渲染了诸侯、天子的畋猎盛况和宫囿的华丽，歌颂了侯王的权势

和汉天子的威德。此后，扬雄的《长杨赋》、《甘泉赋》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，张衡的《两京赋》，等等，都是有名的大赋作品。这种描写帝王、诸侯游猎之盛，夸饰宫苑之美的逞辞大赋，旨在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，形式板滞，多华而不实之词，带有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。虽然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所创造的物质、文化的某些成就，但总的来说，其成就是不高的。不过，由此得出它是两汉文学中的“反现实主义的逆流”的结论，加以全盘否定，又未必允当。因为，它的内容，除了主要是歌功颂德、粉饰升平的消极的一面外，还有“劝百讽一”（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），反映现实的积极一面。

在写作手法上，大赋往往铺张扬厉，踵事增华，极尽堆砌雕饰之能事。它的结构，常常有序有尾有正文，动辄数千言，形成鸿篇巨制。句式以四言、六言为主，杂以三言、五言、七言，或更长的句子，大多整齐有韵，段与段之间也常用“若夫”、“于是乎”、“然后”等散文性质的连接词语。较诸楚辞，则诗歌的成分已明显减弱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强。终汉之世，赋风虽不断有些变化，却始终没有摆脱这种“古赋”的正统格局。这一时期的作者之中，许多是富有文采和想象力的。他们的作品气势宏大，语汇丰富，篇中常有描写细致精采的地方，给了后来赋作以积极的影响。

汉赋中价值较高的是东汉中叶以后出现的抒情咏物小赋。这时期，由于外戚宦官专权，政治日趋黑暗、腐败，

战乱频仍，人民遭受乱离之苦。一些正直、有识的辞赋家感于时弊，一改前期专事歌功颂德、铺采词藻的长篇大赋，而制作讽刺时事、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。张衡是这个时期转变赋风的突出的赋家。他的《归田赋》，抒情言志，表现了自己“仕不得志”的愤懑之情，赞美了田园生活，反映了自己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思想。此外，赵壹、蔡邕也是当时重要的辞赋家。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、蔡邕的《述行赋》以及祢衡的《鹦鹉赋》等，都是以思想深刻、寄寓遥深闻名的抒情咏物小赋，清新可喜，使人耳目一新。

到了魏晋时期，虽然五言诗盛行起来，但是作赋之风并未减退。这一时期的赋作，有些继续沿袭汉古赋的遗风，从题材、内容到体制、句式都无显著变化，但大多数受到政治动乱和玄学思想的影响，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点。一是题材的扩展，表现在咏物、登临、凭吊、悼亡、伤别、归田、招隐、游仙的赋作多起来了。二是随着题材的变化，揭露社会的成分和抒发感情的色彩明显地增强了。三是内容决定形式，新的题材已经用不着那种一味堆砌铺陈的手法和长篇巨幅的体制，清新质朴的短篇小赋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只要读一读曹植的《洛神赋》、向秀的《思旧赋》、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等作品，都能明确地感觉到这些特点。

晋以后的六朝时期，赋作在两汉古赋的基础上，演变成了“骈赋”（亦称“俳赋”）。“骈”是骈偶，指字句的对偶。本来在古赋中，也少量使用对偶句。魏晋时期，赋中的对偶句逐渐多了起来。到了六朝，则发展成全篇都用对

偶句。这种骈赋大约以魏晋时期的陆机、左思为先声，中经江淹、鲍照的发展，由庾信集大成。它不仅句式整饬，重于用典，而且华丽新巧，还要讲究声律。题材多是写景抒情、感叹身世之类；诗歌的色彩复又加重，散文的成分明显减弱了。涌现了一批文笔优美、骈而不滞的佳作。但发展到后来，则内容越来越空，绮靡之风愈演愈烈，完全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。

唐、宋时代，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，辞赋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。一方面是由统治阶级提倡而形成的一种“律赋”，即在骈赋对仗工整、声律谐和之外，又加上严格的押韵限制。这是当时科举考试用的试体赋，完全是士子们求名干禄的工具。其内容主要是阐释经义、歌功颂德，无异于文字游戏。另一方面，因为受到当时古文运动的影响，出现了一种“文赋”。它一反俳赋、律赋在骈偶、用典、韵律上的限制，力排绮靡之风，使赋趋向散文化。这种文赋在唐人的一些作品中已见端倪，而以宋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、苏轼的前后《赤壁赋》等名篇为代表。它吸取当时古文的章法和气势，句式以四言、六言为主，掺以大量的长句，除连接词语外，还使用之、乎、也、者、矣、焉、哉之类的虚词。用韵比较自由，间或也有骈句，也常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。在内容上既不同于古赋那样专事歌功颂德，也不同于骈赋那样一味哀叹身世，常于叙事、写景之中，杂以议论、说理，融情理于一炉。某些文赋，实际上已很少有别于散文。

自宋以后，戏剧、小说创作兴盛起来。随着诗、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没落，辞赋亦走向衰落。明、清各代，由于受到八股文的窒息和文字狱的压制，虽不乏作者，但却绝少与前代相抗衡之大家。明代之宋濂、胡翰、王守仁、陈子龙，清代之黄宗羲、吴锡麒、张惠言、王闿运等人，虽各有一定造诣，亦间有佳篇，但却未能跳出前人窠臼。因此，这个时期的辞赋，在形式上偏重于模拟，在思想上偏重于复古，缺乏新意，不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特色。更多的则浮靡华巧，抑扬归美，辞赋之格调，至是益卑矣！尽管如此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，还有一些可读的篇章，如王守仁的《吊屈平赋》、夏完淳的《大哀赋》、黄宗羲的《避地赋》和王船山的某些赋作，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，或歌颂了祖国壮丽的江山，继承了辞赋的艺术传统，从而使这一特殊的文体得以延续下来。

三

今天，我们有时还能看到某些散文、甚至于小说与诗歌以赋名篇，究其实质，却已不合原来意义上的赋体。这就是说，作为一种文体，辞赋已不再应用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了。然而它毕竟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作为一种文学遗产，仍然具有研究和继承的价值。

首先，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辞赋，总是直接间接地、

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，揭露、批判了一些丑恶的东西。如西汉的一些辞赋，反映汉帝国繁荣富强的景象和封建统治者骄奢享乐的生活；六朝的一些辞赋，则表现了朝代更替中的战乱频仍及其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。又如以名都大邑、宫苑游乐为题材的赋作，有的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、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，包含着丰富的知识；有的则概括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、物产文物、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，无异于一部带韵的地方志。所有这些，都具有文物资料上的参考价值，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。

其次，各个历史时期的辞赋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它除了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外，都曾受益于其他文体的创作。关于这一方面，我们已在前面作过一些说明。另一方面，辞赋的创作，同时又促进了其他文体的发展。楚辞对我国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，早已为人们所公认。六朝骈赋对唐诗、宋词的影响，唐宋文赋对后代散文的作用，都是不容低估的。因此，我们在研究祖国的文学遗产时，必须将各种文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，不能把辞赋抛在一边，不给以足够的重视。

此外，辞赋写作中的一些表现手法，如驰骋想象、着意夸张、大事铺陈、注重抒情、应用对偶、讲究炼句等等，在今天的散文、诗歌、以至于小说创作中，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要在文学创作中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的珍贵遗产，也不能忽视辞赋这个丰富多采的领域。

四

我们编注这本《历代辞赋选》的目的，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历代赋作中的一些名篇，并借以为资料，使读者对辞赋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，同时懂得辞赋写作的一般特点，以便批判地继承祖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这份珍贵的遗产。

(一)为了反映出辞赋发展的概貌，我们所选的范围，上起楚辞，下迄清代作品。其中后期的一些作品，虽然文学价值较低，但却表现了辞赋的衰落。

(二)为使选本简繁适中，既照顾了各个时代、各位名家和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的广度，又注意到尽可能不选长篇巨制和同一类型的作品。唯《离骚》、《七发》、《文赋》、《三都赋》中的《蜀都》以及《哀江南赋》，或因其影响甚大，或确有特色，虽然篇幅较长，也还是选入了。所选篇章，大多数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作品，其中也有少数思想不够健康而艺术上确有价值的作品。

(三)为便于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，我们对赋的作者作了简单的介绍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扼要的说明，对作品中的疑词难句、史事典故等，作了通俗的、较为详尽的注释、绎义。在注释中，我们参考了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的一些选注本，吸取了古人与今人的某些成果。

本书在确定选目时，曾得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马积高、贝远辰同志，湘潭大学中文系羊春秋同志以及中山大学中文系卢叔度、裘汉康同志的热情支持，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。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黄钩、贝远辰、叶幼明同志共同审读了本书的原稿，订正了一些失误。在此，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我们才学谫陋，探骊得珠，力不从心。碱砾充玉，抑或有之；鲁鱼亥豕，在所难免。恳请广大读者和方家，对我们编注工作中的问题，提出批评，给予教正。

选注者

一九八二年七月于北京

目 录

屈 原(七篇)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离 骚 | (2) |
| 湘 神 | (31) |
| 湘夫人 | (36) |
| 国 疾 | (41) |
| 橘 颂 | (44) |
| 哀 鄂 | (47) |
| 涉 江 | (53) |

宋 玉(二篇)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九 辩 | (59) |
| 风 赋 | (78) |

贾 谊(二篇)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吊屈原赋 | (84) |
| 鹏鸟赋 | (89) |

枚 乘(一篇)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七 发 | (96) |
|-----------|------|

淮南小山(一篇)